續高僧傳卷第七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之

義解篇三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陳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陳揚都大禪衆寺釋慧勇傳三
陳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illegible]）
陳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陳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
陳攝山棲霞寺釋慧布傳七（[illegible]）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僧[illegible]）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
泰和凝愼不交世俗文藏博綜經史
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
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誦經
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
亦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
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
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

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
奧乃闡導聚衆闡揚咸會樂唱關雅
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擬丁義描經
荷衣虛往實歸由此仰齊法輪揔持
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
因循舊章偃屬思雲霄曾無接對見
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
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閑以
尋緗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
迴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
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掩銀鈎故貌
義詩書子為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
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雋秀欲令
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
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
神帝賞嘆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
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
後堂加優其礼偶戎羯陵踐兵飢相
继因避地于縉雲春明泉石又寢斤
山侶逐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
堵梁長沙王韶鎮郢開風叙造俄而
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

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
舍歷覽山水美其栖遲登吴昇平亭
賦詩曰蕭蕭物候晩肅肅天塗清拯
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
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
晴獨遊之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
吾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岑有終
焉之志昔修寺宇結衆礪業逮陳武
鼎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
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
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来不遂何
謂為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
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
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
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
賦詩曰杖策步前嶺寒岺出外扉軒
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
山盡鳥聲希石苔時滑屣虫網乍粘
衣瀾旁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
烟去常生渐不歸窮谷无還往攀桂
獨依依會稽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
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聰對衆莫能
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

言勅令統接賓禮極機溫雅咨止方
緩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宏逸辯
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
頂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
倍恒度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
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小室許有
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
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攡思深劇疾轉
沉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
曰衆生為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
落一毛貪他則永無猒足至於身死
之後使高其墳重其塚必謂九泉之
下還結四隣一何可笑而皇甫謐揚
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
知初度之心今宜其日之後以此脯腊部
飛布施上飛下走之一切衆生若前身
相負仍以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
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
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
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
二十二日尸陁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崗
焉然僾始離俗迄于遷化唯學是

務儉節掃衣弗事華靡每緣情觸
輒叙其致而文采灑落卒有嗣者綜
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撮聚集之成
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
建年學士何雋上之封于秘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
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
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
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
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字等既而
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
因此悉斷爰在齠齔卓出凡童孝訢
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
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
无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
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唯曰兵
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
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
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
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
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
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
學衆所以天口之侶歲可之實心計

日覽莫不奇覺但以龍山妙法群唱
罕知龍樹道風宗師不較前傳所紀
攝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
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
法師餐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花
嚴大品等經於即弥綸藏部採賾幽
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
篤飛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為證永
定二年十一月奉勅入京住興皇寺
鎮講相續所以花嚴大品四論文言
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摘
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
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弥廣所以聽侶
雲會揮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
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
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
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
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
日中夜遷神寺坊春秋七十有五即
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縣羅落
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
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會析
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

相得及後四公往扣三業資承爰初
擯不涉言及久乃為數漏故詮公命
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
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深樂法者不為多說良由藥病有以
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
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
勇居禪衆辯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
攝領福門宏敞慧聲遐討皆莫高其
頭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
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屬
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
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
紀昔梁天監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寶
誌記興皇寺云此寺當有青衣開士
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
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
法榮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
有幡花天伎側塞殿堂緇素法衆充
徊道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
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
解齋失曉朗夜扣閤催之而洪鍾自
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八張　士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搖玉
柄述朗所竪諸師假名義以此榮冊
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
獲橙觀范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
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其類寔
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
始皆寂無聲逮覺之時鳴吠喧亂斯
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續
雖權衡首承戒約遂仰奏承華為之
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揔
故陳主[illegible]源遠來傳芳馥蓮君
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旆既杖青組仍
曳紛虔我印珥貂狄制功可冠軍業
非出世損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
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棲衣過航
斯苦海涸此愛河非此智士孰寄宣
揚法雲層被慧日舒光既權衡楷自
闡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
命同彼現病心摧道度眖難音化
緣已矣乃宅丘靈智非窀穸巖遊
曾遊曾空今掩落遠壑弦飾月暗霧
暖松深香滅龍潮擬箱林切切管
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孫令一鳥風

悽唄断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流終
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釋慧勇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
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
迹于虎丘山後仍寓居吳郡吳縣東
鄉桓里父猷弱齡早世母張氏嘗夢
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
幼而入道長則慧聡勇其次也初出
楊都依止靈曜寺則法師為和上銳志
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
豈非啟金成寶方資銑鏤瑄玉有美
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
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
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
梵表乃服膺坐右禀宗成實刻情砥
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隊弥
曆寒暑慱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
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
京欝為翹楚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
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毎思遁世莫
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
行山世隨機引悟有顯遵焉嘗行報
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

意識失謂勇曰尋當如意識失蹤迹
信宿之間又有淼函盛三論一部置
房前牀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若嘉瑞
銳勇難任固與拂衣里閈篤言泉石
期神宜冥非企琴臺之侶脩空習慧
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偘
偘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
亦宮羽相諧水藍待益之志也自此
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
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
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具陳
七眾咸革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遂息
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
大禪眾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
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霤飛軒製置弘
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
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逝春
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
變經宿頂暖眾皆異之至六月六日
窆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花嚴涅
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
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花
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張　丈

貞苦文章聲譽時所高之爰至啓手
啓足不謟一不猥寔象教之棟梁精[illegible]
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頌
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摠制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
後居毗陵曲阿縣焉祖邑齊右軍參
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崇道
儒素瓊絜潤山水峯瀾早被身長七
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
奇挺故能踈秀風采蘊籍威容少
歸錦棠便欣毳服綺年出俗師事
沙門法通通初見而嗟重深為道器
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稟光宅寺
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飈拔聲實彌勝
無礙奔涌談吐横逸竊疑詞富兼戲
唱高乃移聽南㵎仙師研精數論名
解昳徹洞彈義窟仙嘗覽瓊秘記三
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今門
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大
登五歲便為法主仍與仙公抗衡數
化梁高祖三教妙言罔不踈通選揚
名德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
爰降綸綍入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

雲閑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黄俟時
分衿此邦每深會敬情兼師友彼郡
一旦老少相嘗竟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本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
異而目之為自瓊焉素與閑子周弘
正早申莫逆彼驟噫曰夫有希丗之
才而不在京華開道業捋之嘆令人
太息乃為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
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麈尾
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章曰不疾
而速杼軸何為答曰不思造業安得
精圓令開舉止雅音調貫主相悅殊
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真修皇下但
風清言扇俗指紳學者必兼文義所
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邁德
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才思綦騁
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王豈貂紵青
拖紫車馬溢於寺備衣簪滿於法座
斯咸物之盛罕有如也到茂羅民譽
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咨疑
伏膺請業恭息世營蔬菲好學後進
英華隨文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
傳執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

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
飛下住宅對叉談話宛若平生衰諸
出家稱揚法利儀將翼從淩虛而没
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
爲學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運
湯有陳建業武帝尊法崇奉持深數
引金言頻開王誄降狎言笑詢訪名
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卯大
品夢朱衣神礼而諫曰波若多難仰
祈疾講頻尒數轉詞遒懇到至七日
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
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殿雷雹已
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震動雷雹一
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彰重陳
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礼異跡
深體下絲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彌
切教諭更隆乃顧當仁俾膺乾物遂
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剎
寺如林義逆如市五部六郡畢含齒
雜惟調水乳平和鹽梅多没豪涅終
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爲
篇禁不煩遷罰每省故僧居仰之白
黑道俗稱之並敎七衆日用而不知

四達欲風而不足故得法徑久司藏
續高僧傳大宗紀……　之　字
講無詰生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
令於是乎在白衆僧之於此任惠淘
威儀表衛坐於王公暇沈陳於鄭覽
叢林流水照於衢路吏半宣於堂廡
猶臨已来頤祗前政自營壽塔惟從
息遊緣色滅身居壇容脉常然寧亦
有從若無朝野嘉其眞素同侶美其
如法海東諸國國僧遐蕃頂礼遙欽
古人有言匪馳令譽動殊方真見
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豫建初寺曾諸法
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脩德將
揚尔多神人忽来報曰彭城僧正今
光無常曰夢上天有蹤請諸普三月
二十日正念告終遺識撤扶不煩銘
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喪事所須
隨由資給仍以天子幽溥仗借為榮
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
鍾山之陽名僧舊墓尒時填遶咽陌
哀慟相奔皁素驚嗟郊鄙失色初與
今京將殄法席既无人識不許房居
乃求僧正慧超寺南澗住超閑木梓

見而駭曰此少後當紹吾今位法門
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析毀處置
及孝宮請誦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
甚長偉容來異從末為大將軍章照
達論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
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
剋壯不休孜孜　論道吐音遙弄發義
昭彰或遇勍手時逢命的薄塵象翰
灌已氷消故定繁有徒耶而無歎及
晚僧坐益重居處逾輕帷屏因設飾
用不置朧歲条謁黑白磨肩方便他
行避斯禁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
縮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閑士
微言月落參播清誦無迷及屬蘇香
馥懺礼方肎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
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軍子
史耶重棄餘體物摘玄並入性靈志
能談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
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
卷論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論涅槃
三十遍製玄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
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花維
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

邑兄孫晉光承藉風訓立履貞敏

慕平昔追擧日永與同學道莊明
解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
場釋法論注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辯
身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老
未測

釋警韶姓顧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
道事外僧廣以為師範廣律行嚴
當時領袖初詣遊都聽論便能清論
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
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詣
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滯
斯成墜失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
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
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之
支末又採習三藏廣綜眾家年二十
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居有溢道後
還建元晉陵等寺數演經論解冠群
宗齡乃頹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
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為建
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講道崇論
列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
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歸戒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七張　左

訓誨從容難後世改情淨乃往豫章
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
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眞諦法
師解談大小行攝自他一遍改然與
共談論許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
人仍得緣都為翻新金光明并唯識
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
朝授晚傳夜闡晨說世諦獨流重出
知十一冊生者也梁樂陽王於荊立位
遣信遠迎楚都弘法詒念辭地之重
未勑遂爭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孔
尚正道勑請還都戒範承卿優礼殊
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業道倫
等二百餘人連署請詔長講於白馬
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
便令慧澤續講弟往乞官宣少時
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論入
神頗沮靜美精利事等凡成業講前
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
為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循三請不
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
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者來
錚栖老歸志山林乃入匡嶽自靖

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
時右脇而卧神慮澄然終於開善
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
鍾嶺獨龍之山所誦成實論五十餘
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
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
慶叙

釋安廪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
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孝正妙
思滔玄怡心屆寂乃製入神書一首
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廪幼
而聰穎獨悟不群十三偏覲孝知達
逝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
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
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
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
播仍欲披榛問隱單門珪寶而虛懷
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
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
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
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
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
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優

中阿含在邦十有二年論四分律近
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
元年始發蒙於沙門人推從遙居揚都
武帝弦從相接勅住天安論花嚴經
標致宏綱妙括機會值梁運既終法
輪傳轉洎大陳御㝢永定元年春乃
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
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既會
凡心遂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
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連遊莫擬孝宣
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
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嘉即以
其月瘞于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
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
性度虛柔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
將時有戎役因領五千人為將清
平寇塞豈不累耶乘仕其言十六遣
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
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
家剃落便入揚都從建初寺瓊法師
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義所歸而

布衲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
寺詮法師大乘海衆莫不遠聞乃
往從之聽聞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
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
與尚時号之為得意布或云思玄布
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須悟猶
迷及依言領通而播難略致使談論
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為答時人
為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
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為
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
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
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為務
末遂以鄴更涉未聞炎可禪師所轄
通名見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師所
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
諸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匈襟
久寫章疏六馱負還江表並遺朗公
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
所闕遺還付朗自無所畜衣鉢而已
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
欣慕曾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
夜不覺食息理致弥密言勢不止思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方

以鐵如意打案曰万里無雲天無此
諮者坐中千餘人同聲嘆悅又與邈
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
三日不絕邈止之嘆其慧悟邈羣而
早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大清末侯景
作亂荒饉累年三日失食至第四日
有人遺布飯而微以猪肉覆之雖腹
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遣斯困厄不
預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雖自此
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
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
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花中十十劫受
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
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栖霞寺結淨
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西承論首
時為開滯理思幽微不為僧師不
役下任常自縫洗六時無闕幾扣提
提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懍然名
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
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勑給
其乳牛兩布迴施入衆莞莞護攝貫
高僧焉年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
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往世何

孟常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
去也寺各好往頓務其力於是絶教
不食命將欲斷下勑令譯[illegible]之翻譯
不許洗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
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
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
衆並受恭禪師吾無優矣以陳禎明
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平于栖霞終
後手屈三指將之雖伸還屈乃至林
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
便平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
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
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
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
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旂光照於
偈禪師戶偈悵光盛出戶見二人向
帝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迷之恰然
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
幡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
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闕殆
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弱齡遒世求絶
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遊往

必映美既嗣宗之為人也長富于華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三張 左
鄉人馳舉事梁元帝深見礼待有製
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為
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
緒潛志玄門遠寄汶蜀耽落壁累初
投名禪師名亦定慧澄明聲流開鄴
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紕假於
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
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
宇文儁鎮之性愛賢才重其德素礼供
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郤日
增任滿還雍遂勸歸謁帝旁遺既深
虜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
元非玄侶而寡德漫世將徵扶之則
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擬議或以
咸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
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
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敘企
積道體休豫無虧慮耶蓋能仁處世
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慈善既道
豈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緇滓沉流當
塗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奧思莫二
皂白非感耳怖解偏執讚我時朝匪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三十四張

唯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今往白
念報雅懷名答云尋告深具像抱寒
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
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緣成
恭惟道是務不曾捿息五十二年自
捨俗緣十有五載了人歸國皆得都
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
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
載又列六不可十嘆息援接事叙綸
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
應所列六條著在誕生則君天慶之
死則鐵鉗拔之洋銅灌之仰戴三光
行年六十不欺闇室況乃明世且鄉
國弥衰宗戚喪亡貧道何人獨堪長
久誠得収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
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
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亦願
也如其不介獨處丘壑安能憒憒久
住閻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
書延還云法師秉心弥固栖遊世表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損嘉遁之志令遣往迎名達咸陽
貫遂奉謁隆礼厚味弥增常限以柵

謂麤流藏暑難依指當栖之後德便隅
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屬文
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嘆曰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凋岱山磐石之
固忽焉爐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
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
死當飼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
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弃
進簪笏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
戰國未寧安身无地自歎形骸其於桎
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
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
不名為智者至於顏回好學敦前非季
路未修懼聞後語叨勞智擾役神傷命
為道曰損何用多知擯欲枯木其形死
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
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
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
攝心人也識之哉識之哉无多慮无多知
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
一處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

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害其禍將 [illegible]
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
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命七竅關命六
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聲陶聲者[illegible]色者
首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
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
斃邪逕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是曰
惛情[illegible]拙善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速崩隆舒芬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
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
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凶賞翫暫時
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
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造恩想若滅生死
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貴何辱何榮
天愧淨徹曰聽明安夫益領圖彼金城都
詮賢指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淨德論道
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生論不殺論學
並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
粉墨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
弟子僧瑗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
衆讀經法主搜括群籍採摭賢聖所撰

續高僧傳卷第七 第十[illegible]張 [illegible]
諸論集為一部稱曰論抄有三十卷
披奏一閱俱覽百家所新學之宗匠
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
竹體物賦詩有篇什云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

釋道寵姓張俗名為賓高齊元魏之
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
有李範張賓等鉅安廉才藝所指莫
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為副年將壯室
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
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
持與問曰幾歷方可飲之素不內涉
罔然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
屬曰非為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
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於寺
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
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
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嘆
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
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
摩提在大極殿各有禁衛不許通言
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
至四年方訖及勘雠之惟云有不二

不盡耶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為異通 [illegible]
共讚鳴美若奉聖心寵示斯問便調希
之說所深極乃授十地由教三又隨
開迷顯即命開學者唱高席謝下等
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揚休之等
皆經龍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
雁奇相從來聽皆莫曉焉龍默識之
乃曰爾等諸賢既稱帝國頗曾受業
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
龍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
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
致此無悟爾是同敦三大壁此一心
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謚時令義
若遷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並
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
者僧休法繼誕礼守宜儒果等是也
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
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
菩提三藏惟教於龍龍在道北教牢
宜四人光在道南教憑範十人故使
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
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其輒
不繫也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
沮渠涼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避通
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
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翫
雜心時為彼國所重嵩兄為博士王
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挽嵩
獎勸令反俗以義方為言嵩曰儒
小道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
可論兄頻逼遂乃以易林祕隱問之
嵩初不讀俗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
兄雖異之然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
以毘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
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揀非
所述聊為一開泠然神悟便大崇信
佛法博通玄奧乃從其遊涉了時之
魏末嵩大須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
更闡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
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
嵩乃從之聽毘曇成實領牒文旨
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擢清略及進
具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論雅會機緣
乃使鋒銳剋敵歸依接足既學成望

續高僧傳卷七 第卄三張 左 [illegible]

遠今國語譯萬曰以吾之博達義非
邁詠之所自也旋踵鄴洛弘道為宗
後又重徵當因執如昔言乃矣其
三藏高闕之告其角曰經不云乎三
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
來一所經何足樵乎及高齊天保尊
命惟新上繼崇重見重宣帝尚以慧
學曉誉頻以法義淺之乃徙於徐州
為長年僧統仍居苦沛大開大獄江
表河南率遵齊教即隋初志念論
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部

續高僧傳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